

# 人民的生活我画不够

## ——缅怀“黄土画派”创始人、著名画家刘文西

吴树民

经过酝酿和人物造型，创作出《毛主席和牧羊人》。

苏轼在诗中写道：“觉来落笔不经意，神妙独到秋毫颠。”一九六二年，叶剑英元帅看到这幅画后，在延安接见了他，赞扬他的画，鼓励他画出更多的好作品。

从此，毛主席和人民的鱼水深情，化作一幅生动的画，从刘文西笔下诞生。一九六四年，刘文西精心创作了毛主席转战陕北的组画六张，艺术地再现了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革命领袖的风采。这些画在《人民日报》上刊发，以强烈的艺术表现力和崭新技法引起轰动。

一九七〇年，刘文西被下放到位于白水县的西安美院农场放羊。他找了块铝板，做成可以从中间折合的画板，趁无人时，悄悄展开画速写、画小油画。累了，他就收好画板，坐在山顶，横吹短笛，悠闲自在，乐观向上。

一九八四年，刘文西担任西安美院副院长，后为院长。在担任西安美院领导工作的同时，兼任延安市副市长，就是为将艺术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为了便于将生活提炼、升华、加工，独创为艺术作品。近五十年来，他的足迹遍布陕北的山山水水。

数九寒天，他到志丹县采访刘志丹的英雄事迹，深夜，在广播站的隔音房里燃起木炭取暖，因煤气中毒而昏迷，要不是被邻居及时发现，后果不堪设想。阳春三月，采风归来，山高路险，窄坡陡峭，他骑马行进，马的肚带突然断裂，他连人带鞍摔落下来，幸亏未掉下悬崖。三伏盛夏，他坐着吉普车去府谷，一路上轮胎连爆五次，险象环生，他却依然坚持到底，不改初衷。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泥泞坎坷；无论是沙尘蔽日，还是腰酸脚酸，刘文西都当作是一种磨炼，他手中的画笔一刻也没有停歇。

滚滚的延河，巍峨的宝塔，新砌的窑洞，烂漫的山花，饱经风霜的老农，天真活泼的娃娃，脚踏鼓点或喇叭的陕北后生，舞动秧歌或勤劳腼腆的女子……辽阔厚重的黄土高原，苍凉雄浑的边塞风光，都在刘文西笔下，行云流水般地涌出。

望着陕北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踏着毛主席当年走过的沟沟壕壕，《东方红》乐曲中“他是人民大救星……”不时在刘文西耳边回响。毛泽东，这位历史巨人，不就是最该用画笔描绘吗？

生活给了刘文西创作的冲动、激情和联想的广阔天地。有一次他在延河边速写，一位赶着羊群一脸沧桑的牧羊老汉走过来，羊群像滚动的白云，延河水静静地流淌……刘文西想到毛主席当年住在杨家岭时，常到河边散步，常与老羊谈心，他将联想的情景



知心话(国画) 刘文西 作

材，画了一张张陕北的山水花草，这些，在他创作《历程》时，都成了画中必不可少的神来之笔。他以陕北民俗为背景创作的名画《同欢共乐》，所以不同凡响，就在于民族精神力透纸背。

世界上画农民生活的画家，有法国米勒(代表作《晚钟》)、德国凯绥·珂勒惠支(代表作《反抗》)、还有中国的刘文西(代表作《同欢共乐》)。蔡若虹说：“从《晚钟》到《反抗》到《同欢共乐》，三幅作品反映了三个国家的农民的不同的时代。艺术作品的可贵，不正因为它是一幅形象鲜明的时代画像吗？”

刘文西之于陕北，犹米芾之于潇湘，倪瓒之于太湖，梅清之于黄山，李可染之于桂林。他把陕北当作自己的母亲，陕北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陕北的父亲乡亲和，夏天拉他进庄稼，冬天拉他上热炕，端出苹果、红枣、瓜子招待他，像招待远方归来的亲人。他也以陕北人民为艺术创作的灵感。

有个叫阮明的小姑娘，五岁时刘文西画过，十二岁戴上红领巾时他画过，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他仍然画过。不同历史时期，刘文西为她画了九张肖像速写。延安二十里铺有位青年农民任立宏，刘文西一九五八年与他相识时为他画过速写，一直画到他当队长、书记，成为乡干部。刘文西的著名国画《知心话》中，蹲在毛主席对面、与主席聊天的老农，就是以任立宏为模特。刘文西在二十里铺，画笔如虹，先后创作出《毛主席身边》《刘志丹》《祖孙四代》等重要作品。

深入生活，刘文西特别注重细心观察、认真研究。他说：“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不感兴趣，就是金子放在面前，还会当石头踢到一边。”他重走毛主席当年转战陕北的路线，收集素材，画了一张张陕北的山水花草，这些，在他创作《历程》时，都成了画中必不可少的神来之笔。他以陕北民俗为背景创作的名画《同欢共乐》，所以不同凡响，就在于民族精神力透纸背。

强烈的视觉效果和巨大的冲击力。

四十多年来，刘文西画速写两万幅、国画上千幅，发表作品数千幅。出版了《中国画家作品精选刘文西作品》《刘文西新作品》《刘文西速写》《刘文西新疆速写》等十多种画册。发表了《深入生活十谈》《要有感而发》《艺术要有民族风格》等数十篇论文。二十五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其代表作《同欢共乐》荣获第三届全国年画展一等奖，《祖孙四代》《山姑娘》荣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解放区的天》荣获第六届全国美展优秀奖，荣获国家级奖项九次。刘文西以独到的艺术眼光和非凡的艺术鉴赏力，被聘为第四届全国美展中国画评委，还被选为中国美协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美协副主席等职。他先后赴日本、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国讲学、举办画展，进行国际交流。

刘文西作为黄土高原的赤子、黄土画派的领袖、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艺术家，步入古稀后，深入生活、表现时代的激情更加高涨。二〇〇〇年四月，他带领画家沿着晋陕大峡谷两千五百公里的黄河采风。十月，他又率画家赴甘南藏区采风，一路奔波，速写不断，精品迭出。二〇〇一年，刘文西连续奋战，创作出《更喜岷山千里雪》《北国风光》《毛主席在延安》《毛泽东》《征途》等大气磅礴、特色鲜明的组画，为中国共产党华诞献上了一份厚礼。

近年来，刘文西率领弟子赴陕北、到陕西、奔甘南，深入基层，描绘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一幅幅反映百姓生存状态随着时代前进而发生巨大变化的图画，展现在人们面前。刘文西常说：“人民的生活我画不够。”

岁月如歌

# 追逐一条溪流

张恒

雨后的井冈山明显有些潮湿。南方热带气息蓄积已久的能量被一场雨激活了，于是缠绕在深整里的潮气以及植被的色香味，沿着高高的岩壁弥漫，随着长长的峡谷流淌。

天被两边的山峰撑成狭窄的一片，显得愈加高远，云彩瞬间就飘过了。峡谷也被映衬得狭窄和幽深，石阶小路蜿蜒在山洞里像一条陷在石缝里的葛藤。那条溪流就是在在一个山岩拐弯处，和这条葛藤靠到一起的。

溪流也是从山上下来，起点在哪里不清楚。井冈山的溪流很多，几乎每个山洞都有。尤其是这个多雨的六月，一面山坡就可能成为一条溪流的源头。那些从树下、草丛里、石头缝和洞穴中渗出来的涓涓细流，三两处汇集到一起，就在山洞里奔涌起来。

一边是壁立的悬崖，一边是陡峭的山坡，压抑得很，不仅视线被屏蔽了，思维也被屏蔽。幸好遇上这条溪流，心情忽然开朗起来，便追逐着溪流行走。

山崖太陡，山坡太凸，把溪流挤得很瘦。山的力量大大了，所有的物象都随着它的意志而改变。山崖往外随意那么一伸，路就歪了，差一点就跌到溪流里。幸亏溪流避让得及时，拐个弯钻进一处灌木丛里。山坡时时常往这边一突，溪水爬不过，就迂回地流，走了许多的弯路。好在溪水矢志不渝，无论费多大的事，依旧往下流。

一条溪流，因为山洞里的许多障碍，给了人很多想象。

平原上也有溪流，但没有那么多规矩束缚。平原上的溪流从不为自己预设路径，顺势而走，想流到哪里就去哪里，也没有多少障碍，遇不到山崖挤压，遇不到巨石拦堵，顺顺当地当地，一路欢笑一路歌。没经过什么艰辛就汇入了大河、汇入了大海。

但是，山洞里的溪流就不同了，要坎坷得多、曲折得多。想不到会有那么多的石头要去拦堵它们，有那么多的岩坝要去拦截它们，有那么多的草丛和灌木丛要去缠住它们。还有许多的水潭留住溪水，许多的洞穴和支流分流溪水，许多的陡坎造成溪流落差，命悬一线。

不过这些也成为风景。因为有了石头的阻堵，溪流就有了跌宕、有了激流、有了湍急、有了深潭。跌宕的溪流顿挫波阻，富于变化，更具表象美；蕴含激流的溪流，也蕴含了一种力量、一种能量、一种希望；湍急的溪流充满着激情、斗志，不畏任何艰难险阻；溪流在深潭中具有不气馁、不言败的英雄主义胸襟和闲庭信步的浪漫主义情怀。

石头只能改变溪流的走向而不能改变溪流的志向，岩坝只能一时拦截溪流，而堵不住溪流的走势，草丛和灌木丛只能缠住溪流的水花而不能缠住溪流的奔涌，洞穴和支流只能分走溪流的一股而不能分走溪流的全部，陡坎只能弯曲溪流的身体造成高低落差，却不能截断溪流、消灭它的生命。

山河渐渐沉下去，溪流也渐渐变得丰腴。就在某个关隘，溪流不辞而别，钻入了植被深处，不见了踪影。而此时，一阵由远及近的轰鸣声传来，水口彩虹瀑布悬挂在前面的山崖。

两块天然巨石合成一张大大的嘴，一股湍急的水流从口中猛烈溢出，沿着悬崖峭壁喷注而下，声震山崖。腾起的水雾弥漫如雨，杨杨洒洒，四周一片湿气。无始无终的水流形成了高近百米、宽约十米的梯形大瀑布，蔚为壮观。

震撼！这是一个瀑布带来的震撼。视线伴着水流跳跃，脉搏随着瀑布颤动。想象中，那狂泻而下的不再是瀑布，而是一群群奋不顾身的人，朝着深渊跳下去，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完成一次生命的绝唱。

忽然想起，这瀑布的源头不正是一条追逐的那条溪流吗？

人与自然

# 蛇口那片海

王军

潮涨潮落，风起云涌，蛇口那片海，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

蛇口是一座半岛，这座半岛沿珠江口东岸伸向南海，守可供陆地，出则启航海外。鹰嘴山上古赤湾左炮台与太子湾的现代邮轮母港，遥遥相望，标示着古时的封闭与现代的开放。

40年前蛇口震天动地的开山炮声，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深圳特区建设的大幕。改革的先驱者们在这里白手起家，他们敢闯敢试，冲破诸多禁忌，以过人的胆识，创造出了无数个中国第一。40年过去了，蛇口那片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仍在不断前进。

用工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打破“大锅饭”体系、袁庚和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南海酒店、蛇口港等等，一个又一个新事物、新企业，成为改革开放的符号。2015年，在这片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热土上，前海蛇口自由贸易区正式挂牌，迎来了更大的历史发展机遇。

披荆斩棘，风雨前行。继去年中国改革开放走过40个年头，今年又迎来新中国成立七十华诞。在春天的日子，我们来蛇口，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源头，抚今追昔，实地感受改革的大潮和沧桑巨变。

春天的深圳阳光明媚，位于西部的深圳湾碧波荡漾，海风和畅，深圳湾西侧的蛇口半岛，天空湛蓝，椰树葱茏，一派南国风光。蛇口半岛与华侨城、福田及香港，半包围成深圳湾，气势雄伟的深圳湾大桥横跨海

湾，构成深港西部的连接通道。通过深圳一侧实行“一地两检”的深圳湾口岸，人流熙攘，车流不息。

从口岸出来，是后海片区。蛇口半岛东侧临深圳湾称为前海，西侧临珠江口称为前海。在前海自贸区即将腾飞之时，昔日填海而成的后海片区，已是摩天高楼林立、大企业总部汇聚之地，刚建成不久的腾讯滨海大厦、百度国际总部、阿里巴巴国际运营总部都坐落在这里。笑傲全球互联网江湖的中国BAT三巨头，全部在此安营扎寨，再图未来。

我们来到位于深圳湾海滨休闲带一端的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博物馆设在蛇口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三楼，紧邻由小平同志题词的蛇口海上世界明华巨轮。1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海，当年伫立在大海中、与海上世界栈桥相连的女娲补天塑像的位置，如今已成为陆地，成为新填海区中一处标记沿海桑田的景观。

大家瞻仰了伫立在博物馆前、面向大海的改革开放先驱、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创办人之一——袁庚同志的塑像。袁庚2016年去世，享年99岁，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探索者和标志性人物，以他为代表的深圳改革的创业者和拓荒者，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实干精神，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杀出了一条血路”。

当年蛇口创业者们喊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振聋发聩的口号，如今矗立在蛇口街头，并成为“深圳十大

观念”之一，深深融入深圳人的血液与骨髓中。当年从蛇口工业区发展起来的平安保险、招商银行、中集集团，如今已成为世界级的大企业。在蛇口创业者“敢为天下先”精神基因的传承下，新一代创新创业型企业腾讯、大疆、柔宇、碳云智能等等，在这片改革的热土上续写着辉煌。

我们走访了深圳文博会、腾讯、比亚迪、雅昌文化、A8新媒体集团、前海蛇口自贸区以及深圳当代艺术馆和城市规划馆。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和实验区的深圳，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和市场经济的磨砺，已经形成了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规范的政府管理机制及法治环境。民营经济、草根力量在这里找到了良好的土壤和环境，一批批优秀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茁壮成长，创新创业在这里结出累累硕果。

A8音乐公司创立于2000年，经过短短10多年发展，从一家很小的草根公司迅猛做大成全国四个“国家音乐产业基地”之一，它以A8音乐大厦为载体，拥有线上原创音乐平台，线下音乐创客空间、录音棚、排练室、演出剧场，为原创音乐人、文化创客提供从音乐孵化、创作收集、制作发行、演艺展示、渠道推广等全方位支持，并全面进军互联网娱乐、影视制作、文学网络平台等多个领域。

如今更名为A8新媒体集团的雄心勃勃的创新创业企业，巍然屹立在后

海创新创业群之中，其旗下的线上原创音乐平台A8.com共汇集4万多名创作者人和近13万首原创歌曲，成为中国南方最大原创音乐服务平台，为中国数字音乐产业链的创新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与推动作用。

类似A8新媒体集团这种成长性良好的创新型企业，在深圳还有很多，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它们中会产生新的华为、腾讯、中国平安等世界级大企业。这里，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能够创造出世人难以想象的奇迹。

2017年国家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将整合珠三角九座城市与香港、澳门，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经济体，比肩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引领中国经济走向未来。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域内核心位置的蛇口，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乘前海蛇口自贸区之势，必将在大湾区建设和发展中有一番大作为。

蛇口那片海，潮起潮涌，风云激荡。中国改革开放大潮波澜壮阔，永不停息。正如袁庚生前所说：“向前走，莫回头。”

(作者系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副刊主编)



# 童年的画

浇洁

我的童年有四幅画，随着年龄增长，愈来愈清晰，且让人回味无穷。

春天一幅水彩画。起雾的天，蒙蒙的水汽，竹林的每片新叶上都缀满了细细密密的水珠，像百足虫蠕动纤细的脚。松软的田埂上，嫩绿的青草跟我的雨鞋玩着游戏。几只白鹭在翻好的水田里，展开翅膀，轻盈地从一块露出水面的土块跳到另一个土块，躬着背曲着长颈寻觅小虫。不远处，影影绰绰中的身影，唯有我能在浓雾中认出——那是我的父亲，在竹林边的水田里，扶犁赶牛抄着田，雾中响起他耕田翻土时卷起的哗哗水花声，以及从丹田发出的短促的呵牛声：嘿！嗨嗨……嘿！

夏日一幅中国画。黄昏，落日的余晖把青山驮着的天，映出绚烂的红，空气中弥漫着曝晒了一天的稻秆的清香。田埂上，沾一身泥的壮年男子打着赤脚，脚趾一个个分开着巴着地，肩上一张弯犁，牵着牛，疲惫地拖着身子慢慢往家走。早些收工的村妇，利索地收完晒谷，风风火火地上菜园摘满一竹篮蔬菜，到小溪里漂一漂，恨不得一步步跨到家。石缝间长着蕨草的拱桥下，几个光溜溜的男孩儿在水里嬉闹着、打着水仗，全身溅满了水花。溪里的一缕缕丝草也忍不住摆手扭腰跳起了蛇形舞。

家里厅堂的灯，晕出一圈圆的影子。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柴火灶里飘出水蔬菜和蔬菜肉的气味……

秋天一幅油画。水是清的，连收割后稻田足迹里的水都是浅

浅的、一汪见底的镜。村口那棵老樟树上结着一簇簇的黑籽，比赛着噗噗往下掉，变成一摊摊碎碎四射的墨汁。从春到秋都边长边落的叶子，老了还是青的，它们从枝头离开，过一晚就黑了，仿佛土地是个大染缸。晒谷场上晾着刚滤淀出来的红薯粉，粉白粉白。晒场边的山脚下长着几棵三个人都抱不过来的大枫树，霜风吹过，变成几丛篝火，叶子像喝醉了酒，红着脸摇摇晃晃，飘落在雪白的薯粉上，红白相衬，异常鲜艳。傍晚，风刮得脸生疼，婶子一边喊着两个在屋后烧枯枝秆、煨红薯玩耍的孩子，一边将晒在竹筐上的薯粉聚拢收起。有些薯粉沾在竹筐上，她顺手操起一根木棍，往筐背“啪啪”地拍打，此时，夕阳在山头已渐渐走远。

冬日一幅素描画。山上的竹鸡“嗷叽鸡脚拐、嗷叽鸡脚拐”地鸣叫着，乌桕树褪尽一身的彤红，光秃秃地站在四面透风的牛栏边。牛栏里铺有几块长条麻石，几根杉木柱撑着杉树皮盖的顶，满地是还没清理干净的牛粪。大伯戴着耷拉着帽耳的黄棉帽，穿着黄棉袄，搓着两手哈着嘴里的热气，一天三趟把牛从栏里牵出来喝水。天太冷，池塘里结着薄冰，大伯往牛栏里多丢了两捆稻秆，用烧猪食的锅烧了一大锅热水，倒在盛牛食的木盆里，添上几木勺秕谷，拌上谷糠和两碗剩饭，顿时，热气冲破空中坚硬的寒冷，白缕缕地腾升开来。

朝花夕拾